

# 从工厂走出来的艺术家

## ——记版画家、摄影家、作家郑文华

杨国华



郑文华是陕西乃至全国文艺界唯一集版画、摄影、作家于一身的“三栖”艺术家。

今年47岁的郑文华与共和国同龄，他衣着随意，一头粗而黑的短发，神情严肃，浓重的山东口音。他生长在海边，从小就喜爱画画。最初的作品是灶王爷、古装戏剧人物、西游记人物。他上学画、放学画，算术、语文作业本上，小猫小狗小人物占了大多数。那时候，美术资料很缺，文华就搜集报纸图案、期刊封面，照着临摹。他的美术总是名列第一，同学们说：文华比美术老师画得还好。

1962年，郑文华随父亲从山东胶州来到西北高原的陕西省耀县水泥厂。在厂子弟学校读完初中，196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东省艺术学校。可是，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报考无效。他与所有“老三届”同学们的命运一样，打起背包，徒步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

十年动乱中，陕西美协画家修军到耀县农村劳动锻炼，郑文华毅然拜修军为师，结成忘年之交。郑文华下乡五年，主攻版画。后到县电影院当美工，又调到耀县水泥厂动力车间当搬运工，统计员。厂领导发现了他的美术特长，把他调到工会任宣传干事，后来又担任工会主席。他画宣传画，刻版画，举办业余美术摄影学习班和作品展览，为水泥厂培养了一大批书画、摄影爱好者、基层宣传员。他创作并发表了版画《矿山开采》、《小镇新貌》、《五月人倍忙》、《彭大将军》、《边陲月夜》、《黄陵雪晨》；摄影《工人力量大》、《补天》等。并将作品送到省、全国参展。版画《边陲月夜》获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黄陵雪晨》获得陕西省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经省

总工会、高教局、人才学会联合评选，郑文华荣获“陕西省自学成才荣誉证书”。

1984年，对郑文华来说，是人生道路出现新的转折的年头。那是他获得“省自学成才奖”不久的一天，郑文华领着省上几位摄影家在水泥厂附近的药王山采风，沿途巧遇省作家协会的几位同志。郑文华被介绍后，令作协同志十分惊讶，原以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获奖作品的郑文华是位年长资深的老者，没想到是这么年轻，才35岁。郑文华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调进省作家协会，也未曾料到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延河》月刊社任美术编辑。郑文华在编辑之余，游览走访，不断地丰富自己，寻找当代现实的生活启示。因此，在他不少版画艺术创作中总是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如《林间》中的诗情画意，《走泥家》中的乖巧趣韵，《春江暖鸭先知》中的游戏动态，《拓荒》中的执著躬耕，《小镇》中的现代气息，都是有所创新而又别具一格的。他这一时期的版画作品，较之以前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由写实发展到富于哲理性，这充分反映在他刻意制作的《生命》系列版画中。《戏水》、《秦川牛》等版画多次在香港、日本和美国展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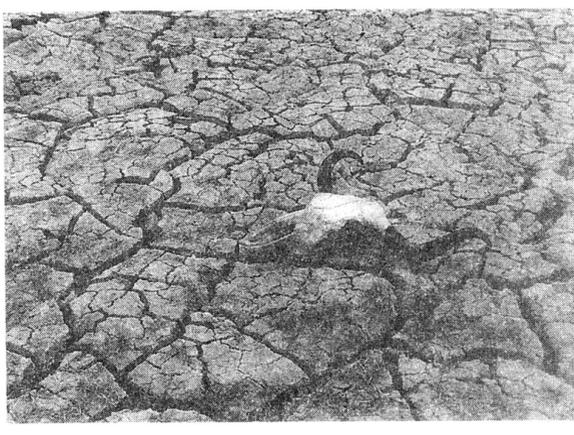
郑文华是个文艺奇才，他干什么成什么。他致力于美术，爱好摄影，又热衷于文学，凡到过的地方，他都觉得他的文学藏书比美术、摄影藏书都多，多得让作家朋友们羡慕。他读书，也不停地写作，写散文、也写小说，他发表的小说即将集结出版。他深深感到，艺术种类交错发展，受益匪浅，可以互相借鉴。版画可以吸收摄影中的明暗造型，还可以从文学中得到启迪，摄影促进了版画创作，版画也促进了摄影艺术的发展。

因工作之便，郑文华拍摄了大量名作家的照片，是一笔宝贵财富。著名作家路遥去世时，路遥的报纸、电台、书刊等传媒中所用的珍贵照片，百分之九十都出自于郑文华之手。作家为人民大众写照，而郑文华作为作家写照。当人们在记住那些珍贵照片时，同时也记住了摄影家郑文华。

郑文华摄影最忌摆布，多采用偷拍或抓拍，采用自然光线，他拍摄的人像表情自然，形神兼备，

层次丰富。被摄者看到自己的肖像后，都说比本人美。台湾著名文学家柏杨先生：“台湾和海外那些都是照相，而郑文华是摄影家。”1993年，他在故乡青岛展出了300多幅世界名人肖像，引起轰动后，又回到陕西，在西安举办了400幅名人肖像展览，历时6天，天天爆满。原陕西省委的领导看了这个展览后评价道：“你做了件了不起的工作，这些肖像既是有造诣的摄影作品，也是一个历史时期很重要的艺术资料，你功不可没。”

如果说郑文华拍摄的名人肖像是一部记录当代文艺界知名人士工作生活的历史画卷，那么他拍摄的风景组照《生命系列》就是热爱生命、颂扬普通庶民的一曲赞歌。他那睿智的眼睛不停地扫描，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的存在。如瓦楞上的一朵红花，深宅大院裂缝中的一棵小草，枯树上的一支嫩芽，浩瀚沙漠中的一片新绿，都在他的镜头中定格造型，充分表现了艰难困苦条件下，生命力的顽强，不屈不挠的奋进精神。这组摄影由《北京周报》译成七种文字出版，在海外获得很高评价。最近，他的摄影《枣园秋色》又获建党75周年全国摄影展览优秀奖。（摄影 郑文华）



陕西工人报  
点将台  
唐城集团人民服装店协办

老王的儿子王清顶替他到厂保卫处工作。这天他来省城看病，就住在二楼儿子的宿舍。这层楼全是单身。楼内晚上也没灯，厕所更是脏的连脚都插不进去，但墙上却写着：公共卫生大家讲，随便大小便××他娘。他看后直摇头，想现在的年轻人出去穿得时髦衣服，人模狗样的，可懒得××疼，不禁慨叹：真是黄鼠狼下崽——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总是闲不住，撑着病体打扫厕所和楼道卫生，可出进进的人却视而不见，还说厂里什么时候请个老头来打扫卫生。

一晚，儿子要去厕所，让他不要去厕所方便，说门后有痰盂，可他还是去厕所。楼道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摸着墙进了厕所，用手摸里面的门时却摸到了一个人身上，还没等他反映过来，就被推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待他醒过来，自己已躺在厂医院的病床上。厂领导和保卫处的同志都站在床边，厂长握着他手说：“老王，你不是我们厂的老先进，敢于同犯罪分子做斗争，厂党委决定开报告会，让您给年轻人上一课！”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厂长，这是咋回事？”

厂长说：“您先养好身体，有话以后再

窃窃团伙在做案时被我们发现，一个人藏到厕所被您发现，把他推倒后，仓惶逃跑时从楼梯上扭了脚脖子，被我们抓获。”

他听完，黑着脸：“胡闹个啥呢，你们厕所没灯，我哪能看见他。我是摸黑进去，无意碰了他一下，谁知道他是贼呢。你马上给厂里说明真相，不要开什么报告会，这是误会！”

儿子却说：“爸，我在这上班，自己的清晨和黄昏，在这面镜子前，在更换过几种颜色的桌前一天一天地年地月地走、走、走。曾经在黑黑的土屋里日复一日地吃着玉米糊，曾经在房顶下了许多石板瓦遮不住风雨的屋子里一夜夜地仰望天空，夏日里躺在床上数星星，冬日里常常被飘在脸上，太阳斜斜地挂在山顶，阳光温柔地泻进教室，窗下的我被阳光渲染，无意间在翻开的课本上出现了一个头的影子，发须低垂，睫毛很长，这一发现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侧影也如同画面一样。我开始喜欢在有阳光的地方翻开书侧着头看我的脸，我的睫毛，这个时候我渴望家里有一面镜子，哪怕是拳头大小的一个也行。我知道家里是难以有这个好东西的，即是有，也无处所放，无处所挂，土墙上钉不上钉子，除非在钉子上套个硬纸块再钉在墙上才行。我明白要有镜子得靠自己，考学是我的唯一出路，在十五瓦的灯泡下，在没有窗户的屋里，在只有一块门板白日移到边上，晚上挡在门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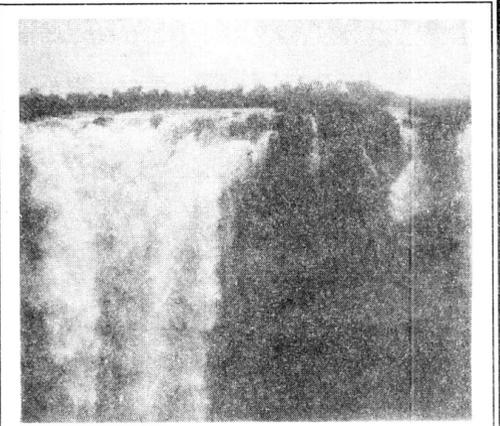
雪花凉凉。一个晴日，太阳斜斜地挂在山顶，阳光温柔地泻进教室，窗下的我被阳光渲染，无意间在翻开的课本上出现了一个头的影子，发须低垂，睫毛很长，这一发现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侧影也如同画面一样。我开始喜欢在有阳光的地方翻开书侧着头看我的脸，我的睫毛，这个时候我渴望家里有一面镜子，哪怕是拳头大小的一个也行。我知道家里是难以有这个好东西的，即是有，也无处所放，无处所挂，土墙上钉不上钉子，除非在钉子上套个硬纸块再钉在墙上才行。我明白要有镜子得靠自己，考学是我的唯一出路，在十五瓦的灯泡下，在没有窗户的屋里，在只有一块门板白日移到边上，晚上挡在门上的

# WC引出的故事

(小说) 张科现

★走遍中华  
□文/大川

## 壶口瀑布



我站在山与山之间，聆听瀑布的声音，几时的梦寐而来，亲切，迷乱，又多了几分沧桑与孤独。我忽然忘记了我在哪里，忘记了历史，忘记了现实，忘记了时间和空间，我的灵魂仿佛在迷醉的瀑布里飞了。

水花飞溅着，蒸起一层迷雾，迷雾又四散着飘出去，淋湿了宽阔的河岸；水声就吼雷似的一跃而起，雄壮、暴烈，便在这一瞬深印了脑海。西岸窄窄地伸出去，几乎挨着山的脚脖子。东岸也有瀑布，水从岸上泻下来，溅起一股股乳白色的雾，那雾飘了多远，倏忽却不见了，随后的雾又过来，扑朔迷离的，倒增添了几分童话的意趣。瀑布声了许多，可就这宽宽的帘幕，你坐在西岸的岩石上凝望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也看不厌，看不烦的。

我退了回去，我真的拥着一个完整的、震撼

发颤的瀑布声了，我要钻进瀑布里呀。这样想着，一个人急急的爬到瀑布的岩石里边，瀑布的帘幕就把世界和自己隔离了。水花顷刻溅湿了我的头发，我的眼，心里便便茫茫的一片，分不清思绪，理不清思绪；我冷得打一个寒颤，抖抖索索的划一根火柴，灭了，又划一根，烟燃着了，我的心就不“咚咚”的跳，山摇地动的感觉也忽然遥远，一切那么沉静，安详，浑厚，似长者慈爱的抚摸，落到我的肌肤，我的心定了。三根烟燃尽，头发里的水早串成线，丝丝缕缕的往下滴，声音纤细，柔弱，好容易捕捉得一鳞半爪，却又在一片绝尘的瀑布声里，隐去了形迹，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上了岸，衣鞋都湿了。我忽然觉得天和地那么渺茫，我揉了揉眼，恍惚间仿佛经历一场梦幻，我说，我看见什么了？我只是倾听了一回瀑布的声音，瀑布的心迹啊！

每夜于夜中，关上所有门窗，将台灯调到最大限度，一方九年前买的镜子立时映出我的脸，瘦瘦的，睫毛下一粒小小的黑痣。

自有这面镜子，便结束了读书的日子，开始了阅读自己的岁月，自己的清晨和黄昏，在这面镜子前，在更换过几种颜色的桌前一天一天地年地月地走、走、走。曾经在黑黑的土屋里日复一日地吃着玉米糊，曾经在房顶下了许多石板瓦遮不住风雨的屋子里一夜夜地仰望天空，夏日里躺在床上数星星，冬日里常常被飘在脸上，太阳斜斜地挂在山顶，阳光温柔地泻进教室，窗下的我被阳光渲染，无意间在翻开的课本上出现了一个头的影子，发须低垂，睫毛很长，这一发现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的侧影也如同画面一样。我开始喜欢在有阳光的地方翻开书侧着头看我的脸，我的睫毛，这个时候我渴望家里有一面镜子，哪怕是拳头大小的一个也行。我知道家里是难以有这个好东西的，即是有，也无处所放，无处所挂，土墙上钉不上钉子，除非在钉子上套个硬纸块再钉在墙上才行。我明白要有镜子得靠自己，考学是我的唯一出路，在十五瓦的灯泡下，在没有窗户的屋里，在只有一块门板白日移到边上，晚上挡在门上的

尔后，他便和温厂长享受同等待遇：上班车接，下班车送，很是风光，竟招致一些人对他产生了妒忌之意。

然而后来，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在厂门口等温厂长，左等右等也不见人。眼下班的人全都走光了，他只好到办公室寻温厂长。温厂长一看见他进来，猛一拍脑瓜说：“瞎！你看我这记性，咋忘了告诉你，今晚我值班不回去了……你等着，我就打电话派车送你。”温厂长说着就要抓电话。

他慌忙拦住温厂长的手说：“不用，不用了！我自己回，自己回……”慌慌张张挤公共汽车回到家，挨妻好一顿数落。

接着，又一天，依然等不见温厂长身影，到办公室一瞧，门锁着，秘书小江拿着碗正准备去吃饭，告诉他：“温厂长早就走了，你咋还在这鬼悠啊？”“啊，真的！？”他不肯相信，难道温厂长把他又忘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总有些发虚。

翌日上班，温厂长在车上问：“昨天下班怎么没见你？”他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最后竟结结巴巴地撒了个谎说：“我……我昨晚……加，加班……”

再后来，又有一天，眼看上班就要迟到了，还不见温厂长下来，他急得上楼去叫，敲了半响门，里面好不容易才传出温厂长老婆显然不耐烦的声音：“敲什么敲，叫魂呀，温厂长出差了！”

“唉！我咋这么笨呢。”他在心里骂自己道：“桑塔纳都没来，这不明摆着温厂长有事嘛！”他赶快推出十多天没骑的自行车，赶紧慢腾腾骑到厂里，结果还是迟到了十几分钟。

半月后，温厂长出差归来。

一大早上班，俩人又在楼道里相遇。温厂长依然朝他挥挥手说：“去，把自行车推回去，咱们一块……”他没听见似的，只管推着车往出走。温厂长就朝他笑笑，惊讶地说：“咋啦？你不坐小轿车上班啦？”他也朝温厂长笑笑，摇摇头说：“不坐了，还是骑自行车好。”

道难关，包括你的年龄、婚龄、工龄等等因素。好在是大杂院，与热闹近，与世故远，没有阳台，却有充分的阳光，左邻右舍一步连径，见忙齐帮，见不平讨公道，一家人乐，几户人分享；一个娃哭，全栋人关心。久而久之，倒平添了许多乐趣。

小区的旧友常来串门，尤其大杂院的旧邻，在大楼吃住，却来大院聊天。问其缘由，对方苦笑：这就叫“怀旧”。房子大了，天地却小了；干扰少了，心思却多了。天天等工厂盖福利楼，住进去却咋就不习惯了？我不置可否。“高处不胜寒”——虽说没那么严重，但高楼与大院之间你不得不承认蕴含着“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体：阳台对阳台，犹如隔了万重山，“高高在上”者多如斯。进门换拖鞋，换掉了三朋四友；家家封阳台，封住了人心扉。谁不是客客气气，匆匆忙忙，离离散散？上去不想下来，下来不想上去。邻居都不陌生却老死不相往来，谁都有了城府。看起来不无自在，实际上活得多么累！

每言及至此，妻便笑我杞人忧天。按工厂的规划，大杂院不久将要成为废墟，这里将成为鳞次栉比的职工住宅区。是的，不管你自不觉，文明与进步正向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逼近。我呼唤：在我们现代化的住宅楼小区到来之际，不仅要有关水和暖气，也要有人间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祥和与温馨。

我朝大院多年，年年为朋友搬家，喝人乔迁喜酒，而替人搬一次家乱我一次心境。大院与小楼遥遥相望，要想渡过去却有数

房，一夜夜地做着数学题，一夜夜地背着历史大纲，没有镜子，只有一把掉了半边的塑料梳子，当雄鸡啼鸣，人们都醒来的时候，拉熄灯，用凉水洗脸走出房子，进了学校最怕见校医，也最想见校医，校医总是说：你的脸色不好，走路怎么老摇晃。我深深地记得听到这话的心情，那是一种酸楚，一种感慨，世上还是有人关心我，注意我的。当然我已经不再在阳光下看自己的头影，也不想知道脸色到底有多难看，走出困境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将有一面镜子的驱动力。那是一九八五年，我不满十八岁。

工作后果然有了现在的这面镜子，16开纸那么大，背面是一幅大观楼的彩画，我又开始向往大观楼，向往滇池，向往滇池的春色和秋景，穿过镜面我读到了，读到了真正的大观楼，波光熠熠的昆明湖。在镜子一日日的站立中，我有了发型的变化，也开始注意到自己的额头和眼角，我知道镜子不会老，不会变，而镜中的皮肤会干燥，额头会有皱纹，镜后的画面也会增多，会有厚厚的积淀。但是，滇池以外不是还有很多东西，大观楼以外不是还有许多名刹古寺吗？一定会有的。

西安市 光明医院 肾病前列腺治疗中心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患者服务

西安光明医院中医邹汉茂大夫，大量收藏了国内外前列腺病资料。二十多年一直从事治疗前列腺病疗效神奇。现已独家引进先进治疗仪配合局部注射特效剂，同时口服大白山名贵中草药，治疗前列腺炎(肿大、增生、淋菌性、非淋菌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痛、尿痛、尿道灼灼、发痒、尿道流出黄白色分泌物、尿口发红、下腹不舒、睾丸肿痛、会阴、肛门坠胀、腰部酸痛、性功能改变、神经衰弱、头昏乏力、尿不尽、尿等待、排尿困难、尿浑浊、涩痛、膀胱炎、蛋白尿、管型尿、四肢酸软无力浮肿、未老先衰、肾衰、肾衰、肾衰综合症及久治不愈的患者，疗效非常满意，精心尽力不使患者失望，邹大夫循循冲击疗法不开刀、无痛苦、疗程短、治愈快、欢迎就诊。

本科对治愈后复发者，凭治疗信誉卡将予以免费治疗。

光明医院地址：西安市民生大厦对面(西三路10号)咸阳市渭城区职工医院(新兴南路139号) 陕中医广证字第(96)39号

# 敬告

根据广东省医药管理局粤药局质【1995】175号文件关于“制药生产企业今后新产品、新包装一律不准使用聚苯乙烯塑料瓶”的规定，本厂名优产品藿香正气丸的聚苯乙烯塑料瓶包装已改成铝箔包装，同时执行最新的《中国药典》标准：将原来的规格每瓶3克改为每袋6克(成人一次用量)，取消原来辅料红色色素拉光，改为药物原色拉光。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广州中药一厂将不遗余力地进行技术革新，敬请广大客户、患者注意。

广州中药一厂

全国工人报协作网广告